

孤女为妾。至大三年秋，妾母嫁后夫，夫因私造楮幣事发，远道来衍舍躲避，吾衍并不知情。捕役却将衍一并捉捕并加羞辱，途中幸遇录事张景亮，告之吾衍并不知情，叱责捕役为什么乱抓人，吾衍才得以解脱。事后，吾衍自觉羞惭，遂留一诗，有“西冷桥外断桥边”之句，告别而去。后经多方微访，方知已投湖自尽。时值至大四年初。吾衍卒年已详，而《闲中漫编》下卷中出现的诸多至正年号岂不大谬。

以引第五条中提到了“金华宋太史濂”，宋濂（1310~1381）系元末明初人，因洪武初总裁修纂《元史》，人称“太史”。吾衍卒于1311年，那时宋濂方二岁，因此在他的笔记中根本不可能出现宋濂事迹。

综上所述，可以得出结论：这后加的四十七条内容绝非吾衍所作，当是后人随意添加，或零星拼凑，或整篇照搬，缀于吾作之后。联系前面那篇伪陆友仁跋，可以断言，《闲中漫编》已非吾衍原作。其后四十七条究系何人之作，有待进一步考查。此本除北京图书馆外，其它图书馆也有收藏。

清代藏书家、校勘家叶德辉在其所著《书林清话》中，曾尖锐指出明季刻书之弊：“朱明一朝刻书，非仿宋刻本，往往掺杂己注，或窜改原文”，“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”，“不知其意何居”。明刻本《闲中漫编》即是一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

## 明刊《福寿全书》辨伪

杜泽逊

《福寿全书》六卷，题“云间陈眉公辑”，明刻本，半页八

行，行十八字，白口，四周单边。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。复旦大学、南京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等亦有藏本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子部征求意见稿著录，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入“存目”，均作明陈继儒撰。陈继儒，字仲醇，号眉公，明华亭（今松江，别称“云间”）人，诸生，年甫二十，隐居昆山，杜门著述，工诗文、书画，喜藏书刻书，当时刊行书籍求陈继儒作序者很多。陈继儒生于嘉靖三十七年，卒于崇祯十二年，年八十余。

科学院本《福寿全书》，自《惜福》至《冥果》凡二十篇，析为六卷。余读至再，见其漏洞百出，不可究诘。卷首鹿城友生顾锡畴《福寿全书序》称“陈子所辑《福寿全书》成，亟示余”，显以此书为陈继儒作。但又称“陈子视事南庾，萝扒概量，日不暇给”，陈继儒一生未尝为官，何来“视事南庾”？序又称“余以甲子之役得陈子，已知其有安治天下之材。今其夙夜秉塞又若此，然则陈子之壮猷伊始”云云。陈继儒为诸生，何尝中举？

“甲子”，一为嘉靖四十三年，继儒方七岁，一为天启四年，则已六十七岁。七岁自无中举之可能，若六十七岁又何谈“壮猷伊始”？再读“年社弟许豸”《福寿全书序》，此序行书上版，共三页，其第二页称：“同年郑汉奉氏腹笥行秘，文誉夙脰四方。辛未夏初，余两人寓于燕之菑寺。”既为陈继儒《福寿全书》作序，何来同年郑汉奉？“辛未”一为隆庆五年，陈继儒十三岁，一为崇祯四年，则已七十三岁，均无可能。许序又称郑汉奉“寄余《昨非庵日纂》二十卷，远函征序”，全序均言《昨非庵日纂》事，与《福寿全书》及陈继儒杳不相干。再看正文二十篇，每篇有小序，序末署：“云间陈继儒识”。但《颐真》、《坦游》、《方便》三篇一反常规，篇首无小序。又各篇小序大都无篇次，但《内省》篇小序末有“内省第十三”字样，而《内省》事实上是第二篇。《敦本》篇小序末有“纂《敦本》第四”字样，而《敦本》事实上为第五篇。此类自相矛盾之处均极明显，无法从

《福寿全书》自身得到解释。

从《福寿全书》许彥序提供的线索，我们不能不找来《昨非庵日纂》查阅一下。二书对读，始悟《福寿全书》实为剽窃《昨非庵日纂》初集二十卷加以窜乱、改题并翻刻而成。

《昨非庵日纂》二十卷《二集》二十卷《三集》二十卷，明郑瑄撰。郑瑄，字汉奉，闽县人，明崇祯四年进士，官至应天巡抚。此书三集六十卷，明崇祯刻本，半页八行，行十八字，白口，四周单边。版式行款及圈点字体均与《福寿全书》同。唯《昨非庵日纂》版心上有“昨非庵纂”四字，《福寿全书》版心相应位置作空白。《昨非庵日纂》崇祯刻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及北京图书馆、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京图书馆等均有之。道光间有重刻本，民国间上海进步书局《笔记小说大观》石印本流传更广。

今就科学院藏崇祯本对读，可知《昨非庵日纂》初集二十篇篇名及内容与《福寿全书》全同。卷首许彥序实为《昨非庵日纂》作，《福寿全书》全袭之，仅将题目改为《福寿全书序》，序中称“郑汉奉”、称“《昨非庵日纂》”等，均照用不改。因此序为行书上版，《福寿全书》照翻，仍为行书。《福寿全书》卷首顾锡畴序也应是《昨非庵日纂》顾序之改写。《昨非庵日纂二集》有顾锡畴序云：“郑汉奉《昨非庵前集》余既序之行世。”可证前集确有顾序，科学院本无，当是缺失。《福寿全书》顾序所谓“视事南庾”、“壮猷伊始”等等，均与郑瑄合。作伪者仅改“郑子”为“陈子”而已。不知郑瑄、陈继儒年辈既殊，出处迥异，事迹根本不符。

《福寿全书》的伪造者把《昨非庵日纂》二十篇的次序完全打乱。同时又将二十篇编为六卷，《昨非庵日纂》本来是篇为一卷，共二十卷。二书篇卷次第开列如下：

《昨非庵日纂》初集：宦泽一、冰操二、种德三、敦本四、诒谋五、坦游六、颐真七、静观八、惜福九、汪度十、广慈十

一、口德十二、内省十三、守雌十四、解纷十五、悔过十六、方便十七、径地十八、韬颖十九、冥果二十。

《福寿全书》：一卷惜福、内省、宦泽、解纷；二卷敦本、冰操、守雌；三卷静观、口德、径地；四卷广慈、悔过、汪度；五卷种德、颐真、坦游；六卷韬颖、诒谋、方便、冥果。其中“韬颖”误作“缙颖”。

篇次分卷打乱之后，各篇第一行原题：“昨非庵日纂宦泽卷之一”之类标题和卷次就相应取消，改为“福寿全书”四字标题，不再标卷次和篇名，篇名仅在版心显示。二十篇均有“福寿全书”标题，而且二十篇页码完全沿用《昨非庵日纂》之旧，因此六卷之分从正文中并未显示出来，只是卷首增编一个总目录标识一下而已。

《昨非庵日纂》原二十篇均有小序，序末标明“纂《宦泽》第一”之类篇次，颇仿《太史公自序》。《福寿全书》既已打乱次序，不得不将表示篇次一句删去。但删削不净，留下马脚。“《内省》第十三”、“纂《敦本》第四”、“纂《静观》第八”三处即属漏删。其中《内省》已改为第二篇，《敦本》已改为第五篇，均与《福寿全书》新改篇次不符。

《昨非庵日纂》二十篇均有小序，而《福寿全书》之《颐真》《坦游》、《方便》三篇皆无。细核两书，可知这三篇均缺第一第二两页，作伪者改第三页为第一页，并删去前几行文字，加上“福寿全书”、“云间陈眉公辑”、“鹿城顾锡畴定”、“诸子同阅”、“织簾居梓”等几行文字。第四页版心页码则改为“二至四”，以与第五页接。给人以不缺页的感觉。其余缺页同样用改页码的方式加以掩盖。如《冥果》缺十一、十二两页，于是第十页页码改为“十至十二”，事实上内容根本不能衔接。

《昨非庵日纂》各篇小序末原有落款：“昨非庵居士郑瑄识”。《福寿全书》则改为“云间陈继儒识”。卷首《凡例》末

原有“古闽郑瑄汉奉甫谨识”一行，《福寿全书》删去。题目《日纂凡例》则改为《福寿凡例》。

从以上种种痕迹看，是《福寿全书》剽袭《昨非庵日纂》初集无疑，作伪完全出于有意，作伪手段拙劣，作伪者当是书坊“织簾居”。陈继儒自是作伪者所假托。《福寿全书》属于伪书当无疑议。以上两书同时入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子部杂家类存目，前后相隔仅五种书，馆臣竟未察觉《福寿全书》与《昨非庵日纂》雷同，盖提要不出一手，故偶失照应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

## 明刻《还魂记》叶德辉题记

王 若

大连图书馆藏明刻本《还魂记》，书后有一则题记云：“余在湘与柔甫会读西厢、琵琶、牡丹亭、桃花扇，甚快。焕彬先生曰：‘西厢曲祖、琵琶曲圣、牡丹亭曲仙也’”。落款署“明治辛亥五月，节山生拜柔甫仁兄惠存。”节山即日本著名汉学家盐谷温，光绪末年来华从湖南汉学大师叶德辉先生学习中国戏曲，著有《元曲研究》等著作多种。柔甫即日本汉学家松崎鹤雄，早年来华随叶德辉学习《说文》，有研究《说文》及《诗经》著作多种，手稿见藏于大连图书馆。关于二人在湖南学习事，叶德辉在为盐谷温《元曲研究》一书所作的序中介绍说：“盐谷节山君，为名父之子，乃翁青山先生时敏，以能古文辞著称于时。君承家学，绩学工文，十年前游学来湘，与松崎柔甫同居，从余问业。柔甫从治小学，君治元曲”。（见《斯文》1927年6月第8号转载叶